

日前，“当水墨撞上青花”中国画艺术展览在上海浦东新区图书馆隆重展出，海南画家田耘创作的二十多幅以表现昆仑山超拔壮阔为题材的水墨画尤其引人注目，似是将观众带到出尘的远方——



《明月出天山》(水墨画)



《山水清香》(水墨画)



画家田耘

田耘的水墨探索之旅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近日，“当水墨撞上青花”中国画艺术展览在上海浦东新区图书馆隆重展出，海南画家田耘先生创作的二十多幅以表现昆仑山超拔壮阔为题材的水墨画引人注目，似是将观众带到出尘的远方——

用水墨语言书写思想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田耘的工作室“逸崆堂”如约见到田耘，一间不大的工作室，一张画桌占去了四分之一的空间，他站在桌子旁挥毫，看到有人进来，慢慢抬起头轻轻微笑，他身着中山装，内搭深蓝色格子衬衫，带着一副眼镜。

“我曾经也是个记者。”田耘早年做过调查记者，这份职业将他爱憎鲜明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如今，他似乎更喜欢蛰居在自己的水墨世界里。所以，他的画笔下，可以看到山山水水花鸟鱼虫，却唯独很少见到人。

见到记者的前一天晚上，田夫人为他弹奏古琴曲子《卧龙吟》，他一整天都在回味念叨“躬耕从未忘忧国，谁知热血在山林。”六零后的他已过天命之年，从小长在书香门第，有着家国天下的情怀，从他的作品《李贺诗意图》就能略窥一二。

这幅画取自李贺的诗作《马诗》，画风一如田耘往日孤寂苍凉的笔调，可即便再宁静安详的画面，却总给人一种“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律动感，那马匹不像是一般的牧马，在金黄色的植被中，反倒像是金戈铁马的战马，让人读出千军万马整装待发的气势。

“田耘先生生长于大西北，游走于漠北雄浑之地貌经纬之中，尝屡屡沉醉于大自然自身的描绘之间，为其所深度感染，终于造成他今日神乎其技、变幻无穷的水墨奇效。”诚如作家伍立杨所言，田耘是用笔墨记录自己的经历，书写自己隐匿的思

想，为自己存照立身。

从境遇中寻找创作灵感

他喜爱菊花，却不局限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有黄巢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他将此入画，画中包含着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看过的景，他将此概括为“师古、师心、师造化”，似乎对他而言，人生的一切遭遇，甚至越是痛苦的经历，越能化作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他原是来自漠北的汉子，在甘肃庄浪出生长大，八九岁时随父母到了南疆，第一次看到昆仑山，就有了作画的兴趣。虽少有谈及自己的经历，但自号“大漠散人”，便显了他的心思。

他对生活有着独到的见地，后来成了画家的田耘，与昆仑山，与帕米尔高原，甚至与塔克拉玛干沙漠，都不曾有过距离，大漠黄沙，长空雁鸣，年少时的所见所闻，到底对他还是有了切身的影响。

譬如在《四季昆仑》组画中，春夏秋冬的昆仑山，在田耘笔下均能显现出不一样的美感，无论是构图，还是用色，都能感受到画者对昆仑山了然于胸的敬畏之情。“我对那一草一木都很熟悉。”田耘感慨道。

他喜欢结交风雅名士，喜欢跟作家文人诗论道。有言曰：何为风流，魏晋人物晚唐诗。田耘和他的“逸崆堂”恰恰是名副其实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这间不大的画室里，他们琴棋书画诗酒茶，妙谈古今，快意人生。

画作里，田耘尽情描绘昆仑山之美，让自然在自己的笔下焕发新生；画作外，他在力所能及之处度人度己，以一颗公心为人学。

对海南一见倾心

“天地有大美”出自《庄

子·知北游》，原句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谈美，很少以艺术举例，而是从大自然与生活中去发现美，田耘亦是如此。他生于西北，长于西北，这儿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一山一水，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中。

他的笔下，山的走向、鹿的身姿、水的流转，无不师从自然，述说着天地大美。“思想、意境、笔墨，这三点是我绘画时很看重的‘三心’。”田耘将自己的绘画经验概括为“三心二意”。

其实，绘画是手绘的，手艺第一，手艺之上，又是眼光第一。对画家来说，这个眼光，分两层：一是指观察之眼；另一个属于经验之眼。观察之眼，是不可学不可教，所谓天份，指的就是观察之眼。

因此，同一片风景，不同的人观赏，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对田耘来说，观察之眼是对生活的一种关照，是一份不忘初心的感动。

田耘认为，“自然之气以笔墨求之，精神之气以意境求之。”在他看来，海南有种朴拙之美，与他爱的《诗经》不谋而合，与他的故乡西北有异曲同工之妙。

“海南岛让我觉得我能与天地共存之。”也正是如此，他对海南一见倾心，在游历四海之后，选择定居海南。在他的《渔光曲》《五指山下》中，我们可以看到田耘在海南找到新的创作灵感，把自己对自然的理解感受，融入到海南的山水之中。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王之涣画意图》(水墨画)



《昆仑放歌》(水墨画)